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姑蘇志卷四十八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䕫

謄録監生臣官懋弼

姑蘇志卷四十七

明 王鏊 撰

人物五 名臣

沈友字子正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曰君子講好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更益其熾歆慚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及冠博學

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時稱其筆舌刀三者皆妙絶於人孫權以禮聘之既至極論王霸之畧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權亦疑其不為己用害之年二十九

高岱字孔文郡人業少厲髙操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交皆當時英偉年二十七太守盛憲以為上計吏舉孝廉謂之曰卿懐書千卷隱光藏燿擇君而不仕太守今日相使行誠不足使鳳鸞舒翼然

不獲已君其勉之岱遂行到京輦稱病還家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岱顦顇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岱得謙書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為危悚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遂通書自白貢即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昬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殺之不能

得時年三十餘隱於餘姚孫策命其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講論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言不知者則其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怒以為輕已將殺之知友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置滿惡其收衆心遂遇害

朱桓字休穆吳縣人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遇疫癘歲荒桓分部良吏躬親醫藥飧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使部伍吳會二部鳩合遺散丹陽鄱陽山賊起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皆平定稍遷裨將封新城侯後代周泰為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曹仁將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襲取州上先揚聲欲東攻羨谿桓分兵羨谿既發仁卒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乃追還羨谿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所

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咸懼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别襲中州仁自將萬人劉稟阜復為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别擊雕等桓因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黄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為元帥全琮與桓為

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黄龍元年拜前將軍領青
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吕習請大兵自迎
欲開門為應桓與全琮俱往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
城外有谿水去城一里許諸軍勒兵渡桓自斷後時
廬江太守李膺整兵欲須軍半渡擊之及見桓節蓋
在後卒不敢出時全琮為督權又令胡綜宣詔參與
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
氣高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

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不罪使子異攝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屯權自出祖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性

護前恥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
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
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
業皆與共分及疾困舉營憂戚赤烏元年卒吏士男
女無不號慕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

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
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

文欽嘗任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據曰本知季文見之復過所聞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太平二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異從父據

據字子範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才兼文武孫權以為

可繼吕蒙張温使領兵屯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
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禄賜雖豐常不足用遭二宫
交惡據擁護太子義形於色以死守之遂左遷終於
新都郡丞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熊子宣襲爵
尚公主至驃騎將軍

沈珩字仲山郡人少綜經藝長春秋内外傳有智謀能
專對孫權使使魏文帝引珩談語終日隨事響應無
所屈還吳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弟峻

峻字敬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温使蜀與峻别峻入内良久出語温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温嘉其無隱又常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勅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

曁豔字子休郡人張温引為選曹尚書性狷厲好為清議是時郎曹混淆多非其人豔臧否區别賢愚異貫遂為浸潤所譖互見張温傳

吾彦字士則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身長八尺手

格猛獸膂力絶羣仕吳為通江吏初為小將給事陸抗抗奇其勇畧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㑹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躍跳來座上諸將皆懼走唯彦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彦覺之請增兵馬為備晧不從彦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拔唯彦堅守攻不能尅乃退舍禮之吳亡彦始歸降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甞從容問孫

皓所以亡國彦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彦曰天禄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禽此葢天時豈人事也轉爗煌威恩甚著遷雁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内史皆誣之以罪及彦為順陽内史清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兾其去職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問彦陸喜陸抗二人誰多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彦為南中都

督交州刺史初璜之死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賊
帥趙祉圍郡城彦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大著
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為大長秋卒于官
單曜字弘嗣郡人少好學能屬文孫亮時為太史令皓
時遷中書僕射皓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
位宜名為傳由此漸怒皓酒後以嘲弄公卿為歡曜
但言論經議為不承詔收付獄徙其家零陵
徐原字德淵郡人慷慨有才志忠壯好直言吕岱薦為

侍御史岱有得失原輒諫諍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蔡洪字叔開郡人有才名西晉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洪作孤奮論與王沉釋時論同意讀者莫不歎息仕為松滋令

朱誕郡人陳敏之亂豪桀多見維縶惟誕與賀循不豫其事

吳震郡人學行清脩老而未調華譚薦之為著作佐郎

全景文字弘達郡人也少有氣力微時與同郡孫超之
吳興沈攸之同載出都至奔牛埭有人止而相之曰
君等皆至方伯行當富貴景文仍得將領為軍主宋
孝建初為竟陵王驃騎行叅軍以功封漢水侯除員
外郎積射將軍泰始二年為假節寧朔將軍冗從僕
射軍主隨劉亮討破東賊於晉陵除長水校尉假輔
國將軍北討薛索兒於破釜領水軍斷賊糧運仍隨
太祖於葛家梁再戰皆有功南賊相持未決剌景文

隷劉亮拒劉胡攻圍力戰身被數十創除前軍將軍封孝寧縣侯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假輔師將軍髙平太守鎮軍安西二府司馬驍騎將軍元徽末為南豫州刺史歴陽太守輔國將軍如故遷征虜將軍南瑯邪濟陰二郡太守軍主尋加散騎常侍齊建元元年以不預佐命國除授南瑯邪太守常侍將軍如故遷光禄大夫征虜將軍臨川王征西司馬南郡太守累遷給事中光禄大夫永明九年卒超之吳縣人寧

朔長史廣州刺史元徽五年以游擊將軍誅攸之荆
郢二州刺史
孫瑒字德璉吳縣人祖文惠齊越騎校尉清遠太守父
循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倜儻好謀畧博
涉經史尤便書翰起家梁輕車臨川嗣王行叅軍累
遷爲安西邵陵王水曹中兵叅軍事王出鎮郢州瑒
書室隨府甚被賞遇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
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爲前軍琳與瑒同門乃

表薦為戎昭將軍宜都太守仍從僧辯救徐文盛於武昌會郢州陷乃留軍鎮巴陵脩戰守之備俄而侯景兵至日夜攻圍瑒督所部兵悉力拒戰賊衆奔退及克姑孰瑒力戰有功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侯尋授假節雄信將軍衡陽内史未之官仍遷衡州平南府司馬破黄洞蠻賊有功除東莞太守行廣州刺史尋除智武將軍監湘州事敬帝嗣位授持節仁威將軍巴州刺史髙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莊於郢

州徵瑒為太府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及琳入寇以瑒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史寧率衆四萬乗虚奄至瑒兵不滿千人乗城拒守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用命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户郡公瑒偽許以緩之而潛脩戰具樓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乗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

遣使奉表詣闕天嘉元年授持節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徵為散騎常侍中領軍未拜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為本郡卿豈有意乎仍改授持節安東將軍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鎮乘輿幸近畿餞送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鼓吹如故留異反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還鎮右將軍常侍出為使持節安東將軍建安太守光大中以公事免尋起為通直散騎常侍太建四年授都督荆

信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出鎮公安瑒增

脩城池懐服遐遠為鄰境所憚居職六年又以事免

更為通直散騎常侍及吳明徹軍敗吕梁授使持節

督縁江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給鼓吹一部仍授散

騎常侍都督荆郢巴武湘五州諸軍事郢州刺史持

節將軍十二年坐疆埸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除通

直散騎常侍兼起部尚書尋除中護軍復爵邑入為

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加散騎常侍遷侍中祠部

尚書後主頻幸其第及著詩賦述勲徳之美又為五兵尚書領右軍卒年七十二後主臨哭盡哀贈護軍將軍侍中如故謚曰桓子瑒事親以孝聞篤睦諸弟性通泰財物散之親友自居處頗失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賔客填門軒葢不絶又巧思過人為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及卒後主題銘後四十字勅就宅鐫之瑒二十一子咸有父風子訓頗知名歷臨湘令直閤將軍髙

唐太守陳亡入隋 建康實録孫瑒宅在青谿東西即江總宅也

許孝敬吳人勁勇過人為梁宣帝驍將以大將軍守河東無救援為吳明徹所禽戮於建康市贈車騎大將軍子世武襲父大將軍好勇不拘行檢重賔客施與不節資產既盡遂謀奔陳事覺伏誅

卜靜字玄風與顧邵陸通張訓等齊名終剡令

張承休崑山人隋散騎常侍肩之孫也張說撰其墓志云希言篤行去華崇實非法不由非禮不動精於理

物敏於從政歷朝議大夫上柱國恒州刺史說之文曰閶門

一分暉我諸侯

蓋居閶門也

張從師郡人祖損之隋侍御史水部郎父浤碩學麗藻

名動京師從師仕終河南府法曹叅軍張說撰墓志

云冲和純粹辯博閎達卓犖好古儻蕩逸羣忘懷樂

道上元二年終葬虎丘西原子惟儉惟靜弱歲皆精

左氏穀梁春秋弟從申在藝苑傳

歸崇敬字正禮吳縣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遭

父喪孝聞鄉里調國子直講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
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建議以景皇始受命為唐太
祖百代不易諸儒僉諧或執異者卒不能移授左拾
遺肅宗次靈武再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史館脩撰兼
集賢殿校理脩國史儀注以貧求解歷同州長史潤
州別駕未幾有事橋陵建陵召還參掌儀典改主客
員外郎復兼脩撰代宗幸陜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
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大歷初授

倉部郎中充弔祭册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
謀易舟舸崇敬不肯獨濟風息使還囊槖惟衾衣東
夷傳其清德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八年遣祀衡
山未至而哥舒晃亂廣州監察御史憚之請望祀而
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有畏邪遂往在職多所建議
坐事貶饒州司馬德宗立召還復拜國子司業稍遷
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皇太子侍讀封餘姚郡公
遷工部尚書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左僕

射謚曰宣論撰十數篇子登

登字冲之事繼母篤孝大歴中舉孝亷髙第補四門助教又策賢良性温恕雅實弘厚慕陸象先為人有文學工草隸貞元初自美元尉拜右拾遺裴延齡得幸態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顧竈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回諱轉右補闕起居舍人凡十五年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晚槩懐順宗為皇太子登父子侍讀及即位以東宫恩

超拜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復為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徙左散騎常侍入謝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睿而果于斷勸順納諫爭外傳為讜言累遷兵部員外郎尋加史館脩撰超拜給事中工部侍郎右散騎常侍兵部侍郎判國子祭酒事進工部尚書累封長洲縣男元和末卒贈太子少師謚曰憲子融

融字章子元和中進士累遷左拾遺事文宗為翰林學士進戶部侍郎開成初以工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湖

南觀察使盧周仁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請還之代貧民租入遷京兆尹又徙祕書監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徙東道還歷兵部尚書累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辭疾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大中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皆登第咸通中至達官仁澤列曹尚書觀察使子諤

諤字文彥擢進士徧歷三署同光初為尚書丞遷侍郎

以太子賓客致仕卒年七十六藹初由進士任侍御史昭宗宴文思毬場朱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藹為登州司户參軍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也郭子儀表為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樅得罪鎰按驗樅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白母曰默則負官否則為太夫人憂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鎰坐貶撫州司户參軍居母喪

以孝聞大歷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李靈燿反于汳團閱鄉兵嚴守備有詔褒美時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惟信州蕭定常州蕭復及鎰為理行第一十二年改壽州十四年去官民為立石頌德遷洪州觀察江西賑給孤獨均平賦稅存問羸老週其粟帛大興學校以激浮俗歷河中觀察使汳滑節度使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郭子儀壻趙縱為奴告下御史

劾治而奴留内侍省鎰奏奴不可告主悖慢成風漸不可長明年以兩河用兵鎰奏減堂飡錢及百官稟俸三分一以助用度盧杞忌鎰剛直欲擠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髙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帝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内外無易卿者乃以為鳳翔節度使帝幸奉天鎰盤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率其黨作亂遂遇害詔贈太子太傅大中初圖形凌煙閣

鎰撰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

沈既濟吳縣人經學該明楊炎雅善之薦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脩撰議則天皇后進非以德請省其紀德宗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兩省分置待詔官權公錢收子贍用既濟諫止之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參軍後為禮部員外郎又言古今選用之法撰建中實錄時稱其能子傳師

傳師字子言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為杜佑所器貞元

末舉進士禮部侍郎權德輿於門生中推為顔子復登制科授太子校書郎以鄠尉直史館轉右拾遺左補闕累遷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因稱疾出穆宗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出為湖南觀察使即官下脩憲宗實録寶歷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吏治嚴明人不敢罔所涖以廉靜聞入為吏部侍郎太和初卒

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治家不尚威嚴閨門自化屬無親疏服食如一斜無儲錢鬻宅以葬云子樞詢
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清粹端美如神仙中人會昌初進士第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為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為昭義節度使治尚簡

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為亂夜攻詢滅其家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為節度馳至剚奴心祭其靈坐詢夜宴僚友更著宴辭令云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是夕為奴歸秦所殺夫妻俱死

徐岱字處仁郡人本農家子於學無不通辯論明鋭座人常屈終給事中史館脩撰

魏信陵郡人貞元初進士及第六年為望江令有仁政撫孤獨為禱神請雨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

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
移於人而害其歲既卒官百姓留葬縣境立祠崇寧
四年勑賜靈施廟信陵故居在包山
丁公著字平子吳人三歲喪母七歲見鄰媼抱子哀感
不肯食請於父緒願絶粒學老子道稍長父勉勑就
學舉明經高第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于
家父喪負土作冢貌力癯惙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
薛苹表上至行詔刺史弔問賜粟帛旌其閭淮南節

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曾入輔政擢右補闕遷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且許以相公著陳讓牢切乃擢給事中時上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嘗謂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沉酣晝夜優褻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

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公著内知帝欲進用故辭疾求外遷授浙西觀察使徙河南尹治以清靜聞四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長慶中浙東畜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萬斛使賑饑氓久之入為太常卿太和中以病匄身還鄉里卒贈尚書右僕射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顏閒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任晦郡人仕為涇縣尉退居里中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池中又為島嶼脩篁嘉木掩映隈奥晦資高放寡合好奇樂異喜文學名理之士得顧辟疆舊圃以居云

許孟容吴人讀書為文口辯為給事中嘗論事由太常少卿為刑部侍郎見柳宗元先友記

楊收字藏之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客死蘇州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

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踈眉秀目博學强記至他藝無不通解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假既釋褐乃擢進士杜悰表署淮南推官悰領度支又節度劍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為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以假方外遷誼不可先固辭復為悰節度判官擢監察御史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未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為支使還拜侍御史遷

長安令懿宗時累擢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封晉陽
縣男罷為宣歙觀察使明年貶端州司馬又流驩州
俄詔賜死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官爵子鉅鏻鉅廣
明初進士乾寧初為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侍
鏻至户部尚書收凡㣲弟嚴
㣲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萃科累官左司郎中宣宗時
議改順憲二宗廟主署新謚㣲以為自古無改作主

之文報不可知禮者避之改太常少卿為蘇州刺史
治以恭長慈幼為先從福建觀察使又以能政聞拜
嶺南節度使承前政寛弛操下剛嚴軍遂怨起為亂
囚發傳舍貶婺州刺史假字仁之開成末登第累遷
太常少卿縣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出為常州刺史
卒官
嚴字凜之由進士累遷給事中工部侍郎翰林學士以
收知政請補外拜御史中丞越州刺史觀察浙東收

貶嚴亦斥為邵州刺史從吉王傳乾符四年以兵部
侍郎判度支卒子涉注
涉昭宗時累遷刑禮吏三部侍郎轉左丞吏部尚書哀
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中書侍郎涉性端厚
命相之日與家人相向而泣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
將至矣又謂其子凝式曰今日之事吾家重不幸必
累爾等天祐四年帝禪梁以涉為押傳國寶使凝式
白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

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蓋涉大駭

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涉已相辭内職爲戸

部侍郎竟以令終注中和二年進士累官翰林學士

凝式自有傳

皮光業字文通日休子也光業生於蘇十歲能屬文錢

武肅王鏐辟以為屬吳越國建以為相教令儀注多

其所定美容儀善談論若神仙中人

司馬福郡人始隸吳越王水軍為游遊奕都虞候開平三

年淮人圍蘇內外阻絶王遣援兵至莫知城中音問福潛行水中三日入城中得報復出及救兵與城中弓矢相應淮人以為神事詳平亂條進官都指揮使吳越王城吴江置軍鎮命福主之遂老於職福鬚髯屢為諜者入城因去之淮人卒不能識

蔣詔恭吳人流落入蜀性耿直有逸才每一吟詠率多諷刺時蜀主季年臣僚多尚權勢侈敎無節因為詩以諷蜀主曰敢言之士也特授名山令又善滋事賜

銀緋

吴仁壁字廷寶長洲人大順中及第喜屬文善星學及黄白術初學於廬山道士數年其師曰能學仙乎仁壁固陳求名之志道士曰一第猶拾芥爾但他年勿干英雄仁壁既成名吴越王錢鏐待以客禮訪求天文固辭非所知欲辟入幕又辭天復初鏐母秦國夫人水丘氏殂具禮幣請為誌文不從鏐怒沈之江中時人憐之有詩一卷 臨安志云仁壁闗右人中第後入浙錢武肅王累辟不就請撰

羅城記又不從

王怒沈之江

董思恭吳縣人所著篇詠甚為時人所重初為右史知貢舉坐豫泄問目流嶺表死

溫訥郡人為楊行密將劉威幕客行密卒威為帥府所忌或譖於徐溫溫將害之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溫果待威甚恭威得還鎮訥之力也

訪式字叔矜祖延祚為常熟令遂家于吳式舉進士有

高行名著雍咸間歷通判博州尚書祠部郎中知洪

筠二州官至轉運使年八十餘卒贈禮部尚書

姑蘇志卷四十七

姑蘇志卷四十八

明 王鏊 撰

人物六 名臣

楊崇勲郡人也父全美太宗時為殿前都指揮使崇勲以父任給事東宫御軍有法真宗即位授左侍禁四方館使屬天下久罷兵有言礪廏馬者崇勲言馬不可去議遂格累遷桂州觀察使兼羣牧使又歷馬帥殿帥建振武節鉞累徙定武山南東道二鎮拜樞

密使加平章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判陳州卒年七十贈太尉謚恭毅初謚恭密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洞性疎儁幼習弓矢擊刺之伎及長折節勵學尤精左氏傳進士釋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即杖之又移書知州馬知節知節怒其不遜會輒用公錢奏除名歸數年所居嘗植一竹以表特操吳人詠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日以酣飲為事常從民坊貰酒一

日大署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酤數倍乃
盡捐所負景德二年獻所撰虎鈐經二十卷應洞識
韜畧運籌决勝科以負譴報罷就除均州叅軍及祥
符四年祀汾陰獻三感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主簿
辛年四十二洞以才學自負狂放不羈與潘閬錢易
為友所著詩辭甚多皆名當世歐陽脩稱為俊逸之
士有集一百卷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訓俗書一
卷

龔識字默甫其先邵武人父愼儀仕南唐禮部郎中給事中使南漢被執漢亡得拜歙州刺史國滅為盧絳所害識始從居吳登端拱進士大中祥符間李宗諤薦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宋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是始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綱紀朝廷者俾入臺言事識始被選後以疾求退除檢校司封郎中平江軍節度副使子宋元盧氏云宋朝郡士登科者始於識其家至今居崑山黃姑猶藏其登第時金花榜貼乃用塗金黃紙濶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

有兩知舉花押又用白紙作大帖如藥貼狀貯金花貼於中外亦書姓名二字葢以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而世少見其制故附於此

宋元宇會之幼頴悟絶人讀書虎丘寺為鄉貢首選天聖中擢進士主仁和簿以父疾乞便侍養調吳縣改建安尉謁有聲稱以薦章保任者二十有二召見擢大理評事知句容縣發擿姦伏政如神明楊紘持使節行部號為深酷吏望風投劾去紘過縣竟不入或問其故紘曰龔君治民所至有聲吾往徒為擾耳後

徙居崑山黄姑歴通判衢越二州官至都官員外郎

謝事家居作中隱堂時程適陳之竒皆以耆徳致政

于家日為文酒之樂吴人謂之三老宗元初官仁和

知州范仲淹深加禮重稱其文温厚和平而不乏正

氣似其為人謂曰君徳業清脩他日必為令器愼勿

因人以進洎登朝未甞游公卿門卒以清直淳厚號

慶歴人材有文集十卷題曰武邱居士遺藁子程

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怵禍福排異端家不設老佛像

祭祀不焚紙錢讀書支硎山先墓下攻苦食淡博極

羣書記問精確鄉人號有脚書厨由熙寧進士歷西

安丞知桐廬縣卒贈左朝議大夫子況

況字濬之擢進士第以學術文章與蘇過俱名于朝號

龔蘇用宗元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終祠部員外郎

朝議大夫有起隱集三十卷從子明之在孝行傳

丁謂字謂之一字公言長洲人少與孫何善袖文謁王禹偁

大驚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

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中進士甲科累遷夔州路轉運使蠻酋為寇謂諭以禍福蠻感泣作誓刻石立境上五年不得代詔舉自代者乃入為三司鹽鐵副使祥符五年參知政事九年請外為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復參政改樞密使代寇凖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空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侍中為山陵使被論授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又貶崖州司户參軍累徙光州授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二謂機敏有智

謀文字累數千百言經覽輒誦善談笑為詩至圖畫
博奕音律無不洞曉嘗建鄉郡節鉞以至宰相國朝
吳人至相位者始於謂又嘗為鄉里請於朝特免丁
錢鄉人德之祠於萬壽寺
謝濤字濟之其先自陽夏徙富陽父崇禮為中吳軍節
度推官故為蘇人濤幼奇敏年十四講左氏春秋既
冠會汾晉平郡國當表賀吳士為文者更數人皆不
如意濤私草之為人持去郡將大稱愜時吳令羅處

約與長洲王禹偁書云濟之揚搉天人吾曹敵也與之定交嘗講學陽山白蓮院洎登第為梓州榷監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濤晝守禦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時亂後田廬荒廢有詔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為豪右所據流民至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歸主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知興國軍真宗考吏籍内出朝士有治迹者二十四人名付門下省濤在選中擢太常博士召對長春殿賜五品服

送試學士院會契丹入寇議親征濤以屯田員外郎知曹州奏州人趙諫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弊以告訐斬諫都市曹人相賀繼命安撫益利兩路既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濤歷陳諸吏治狀願連坐奉使舉官連坐自濤始除三司度支判官出知泰㵾二州召試直史館判三司出為兩浙轉運使賜三品服兼侍御史知雜事清靜端介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

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毀徹且遺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榷西京留司侍御臺就拜祕書監朝廷嘉其恬退擢太子賓客景祐初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弟炎

炎字化南慕韓柳為文與杭州盧慎齊名時稱盧謝端拱初舉進士調補昭應主簿從伊闕知華容公安二縣卒年三十四有集二十卷濤子絳

絳字希深七歲通孝經十歲能屬文十五以父任祕書
省校書郎舉進士甲科授奉禮郎知汝隂縣遷光禄
寺丞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累數千言初
楊億得其啟事謂人曰此文中虎也遂力薦之召試
擢祕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判登聞鼓院再遷太常
丞通判常州丁母憂服除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用
鄭氏經唐故事議宣祖非受命不宜配享感生帝請
以真宗配之不果從天聖中天下大旱蝗起河決滑

州絳上疏請引咎避朝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
崇私恩更進直道仁宗嘉納之會脩真宗國史以絳
為編脩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時濤官西
京年老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
山宮宜勿治又奏妖人方士不宜出入禁中權開封府
推官言蝗亘野入郛宜用京房息灾異之術考功
課吏除煩苛損聚斂勿起大獄勿用躁人郭皇后廢
絳陳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事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

度支判官言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縻濫宜
遞考裁節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匆服用既而賜內
人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作器索龜筒龜筒禁物民
間不得有而索之不已皆論罷之又請罷內降詔令
皆由中書樞密而後行再遷兵部員外郎進聖治箴
五篇以父憂去服除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寶元
中使契丹還請知鄧州為政寬厚務敦教化時人以
比杜詩稱為循吏脩復召信臣六門隁以溉民田功

未就而卒年四十五贈禮部尚書鄧氏追思之立祠
於百花洲絳以文學知名措辭遒雅有元白風歐陽
脩尤所稱許為人脩潔醞藉平居晏然臨事果敢節
操凜凜嘗請於郡立學所至大興黌舍好施宗族喜
賓客卒之日家無餘貲初官河南時莊獻明肅太后
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臿不取一物
於民而足脩國子學教諸生遠近大集舉第者十八
九聞絳卒皆出涕畫像於學而祠之絳有文集五十

卷子景初

景初字師厚慶歷六年甲科及第以大理評事知餘姚縣始作海塘防水患民賴安業累遷益州路提點刑獄以屯田郎致仕性倜儻勁陗博學能文尤長於詩爲歐陽脩王安石梅聖俞所推重女壻黃庭堅以詩名家自謂從謝公得句法弟景平

景平字師同一云師宰以祖父蔭試祕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簽判崇信軍監楚州西河轉般倉

好學著詩書傳說數十篇終祕書丞年三十三與弟景回皆知名士景回字師復幼好學年十九所為文辭已可傳以疾卒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因調官江南遂為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居五年大通六經舉進士禮部第一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叅軍迎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今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從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置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墮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為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

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
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
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内自有家
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
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
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市林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
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産非所以順人心合
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

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

報乃請間曰宫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
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
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會郭皇
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
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
州首興學校延安定胡瑗為之師州大水民田不得
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
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

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仲淹迺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

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歐陽脩以諫官高若訥坐視不言移書責之由此三人皆

坐貶明年夷簡亦罷朋黨之論自是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乃再下詔戒勅仲淹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陜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陜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葢國家事於夷簡何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

淹自請行遷户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吏人鈐轄五千都監三千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即大閲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户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

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明年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脩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絶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此拓疆禦寇之上策也帝皆用

其議仲淹又請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
鄣通斥候城十二砦既而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
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喻
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
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
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
左司郎中為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
反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

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為漢用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為伍第恐為賊輕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

畢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為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

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受命不聽時已命文彦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遣王懐德諭仲淹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

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彦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若渭川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彦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

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時王舉正懦默不任事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陜西安撫使未行復除叅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鋭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

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

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給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
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
臣請放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
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
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
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
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
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

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吕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陜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為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與富弼請行邊遂

以仲淹為河東陜西宣撫使賜黄金百兩仲淹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脩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户蠲其税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迺以為資政殿學士陜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為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户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肩輿

至徐卒時皇祐四年得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視其家既葬御書其碑曰褒賢之碑贈太師追封楚國公仲淹内剛外和其於富貴貧賤毁譽懽戚一不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賔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

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為歎息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徹衛與語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立祠事之及卒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端康初詔追封魏國公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

純佑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為文章籍籍有稱仲淹守蘇州首建學宮聘胡瑗為師

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佑
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
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仲淹
屢將兵關陜純佑與將卒錯處鈎深擿隱得其才否
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仲淹帥環慶議城馬鋪
砦砦偪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純佑率兵馳據
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
安純佑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仲淹以

譊罷純佑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為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從仲淹之鄧得疾昏廢卧許昌富弼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弼之來公邪私邪弼曰公純佑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于襄邑官舍年四十九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純仁字堯夫始生之夕母李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遂生純仁資警悟以父任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亦不往與

父門下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從遊晝夜肆業置燈帳頂如墨色仲淹殁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頼慕後呼為著作林兄純佑有心疾奉之如父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踐民稼純仁捕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于朝劾治甚

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暴民田而不問稅安所

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是始時旱

久純仁籍境内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

貯之佛寺俟食闕時吾為糴之賈從命所畜數十萬

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内民不知也治平中擢江東

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議濮王典

禮韓琦歐陽脩等與翰林學士王珪等異議純仁言

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

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勑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外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脩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

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人覷望將為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言王安石變法掊克民心不寧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上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上多延訪疏遠小臣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

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物深於恤民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願示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彊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

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黜廷臣方大半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為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荅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前後上言以休兵省事

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賢材伸公論為急崇聚
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大則廷論小則疏述
反復激切無所諱避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録中
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
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
未得遽行安石怒為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事
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耳或謂純仁曰此
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純仁既不奏使者之過

亦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佐燕遊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上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慮上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子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别謀帥臣上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悉心耳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賑貸僚

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迺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更治建中罪純仁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環州种古執熟羌為盜流南

方過慶呼寃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讕訟詔御史治于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泣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凶悍人輕為盜或謂宜以嚴治純仁不聽而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盡呼出訓使自新即釋去斯歲盜減比年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復知河

中諸路閲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録事叅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置毒鼈肉中純仁問食肉在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鼈實醉歸毒於酒也其所云者妾與吏欲為變獄張本爾遂正其罪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為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豐

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

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种古因
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
隰州又嘗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
政持未决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
皆施行邊俘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
不聽議者欲致其子㺯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
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

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不已純仁言臣甞為綰誣奏坐黜今所陳為綰已左降不宜録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覿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吕公著辯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

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彦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歴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録歐陽脩朋黨論以進吳處厚傅致蔡確車葢亭詩以為謗宣仁后諫官報政欲致之典憲唯純仁與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定聞文彦博欲貶嶺嶠純仁諷止左丞呂大防大防遂不敢言及

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不可開端且用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上疏諫之卒不聽大防奏確黨其盛不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辯恐誤及善人遂上疏辯之吳安詩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惜地不葬純仁遣收無

主燼骨別男女葬之又推之一路葬以萬計夏人犯
境朝廷欲罪將吏純仁引咎求貶秩詔貶官一等徙
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
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
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
賢宣仁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
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
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哲宗親政純

仁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
為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
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
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疏論以為非所當行時用大
臣皆從中出侍從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
初親政天下治亂實本於此選舉須極天下之選又
羣小力排宣仁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
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遂以

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上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軾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上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謂時也非人也上為少霽轍平日與純

仁多異至是乃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純仁凡

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出上既

相章惇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學士加右正議大

夫知潁昌府入辭上曰卿不肯為朕留雖在外於時

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初

上嘗言貶責之人殆似永廢純仁賀曰陛下念

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吕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

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

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為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奏之悖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聞諸子怨章惇怒止之赴貶所舟覆于江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

子曰此豈章惇所為哉子欲以純仁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當得免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禄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錫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宫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醫治純仁頓首謝除右

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宫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召之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以疾奉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純仁乞歸許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

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
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埸
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所言凡八
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
七十五詔賻白金敕官給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建炎四年詔配享
哲宗廟廷贈太師追封許國公純仁性夷易寛簡不
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

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没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弟純粹在陜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

與外邦校勝負非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
勝雖勝亦非也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
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授孝經論語父卒詔
特增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紹聖中為開封
尉有向氏平其墳造寺蔡京以后戚規欲自結奏拓
四鄰田地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為所拓皆民業不
可奪京坐罰銅用是蓄恨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
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

傳二聖虛佇之意遂逮正平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為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將俱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證籍於內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頡昌

府印寄軍資庫自顏昌取至亦實獄遂解正平羈管
象州家屬死者十餘人會赦得歸正平退閒久益工
詩尤長五言著荀里退居編并理窟集三卷紹興中
贈朝奉大夫徐處仁問正平之為人於王寔是寔作卓
行對一篇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為士林所推
純禮字彝叟以父蔭為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
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
磚甓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

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為三司鹽鐵判官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辦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菴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棼然

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
者除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入為吏部郎
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以光禄
卿召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
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耒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
令先供職純禮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
參先視事者夫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禮亂法所不
當為聞者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

諷純禮純禮曰論人而奪之位寧不避嫌邪命果下
吾必還之宰相即徙純禮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
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出知亳州提舉明道
宫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
為治純禮一切以寛濟之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事
葢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
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擒上問純禮何以處之對
曰愚人無知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

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為訓耳從之拜禮部尚書元符三年擢尚書右丞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純禮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己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又乞罷京城猪羊圈減山陵明器之煩費布又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勿以為慮純禮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

慮非面謾邪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挾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以快私忿而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用心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

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置諸要途人君欲得英傑之心故當不次訪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上出示其疏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從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罷為端明殿學

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宫崇寧中啓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静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宫卒年六十七一云七十六紹興初贈資政殿學士謚恭獻純禮居二府布衾絁袍不爲表襮沽名譽不擇飲食不役婢妾中年即清居端坐容物不爭而立朝端方乃不可犯人以劉寬卓茂方之

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

同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為
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髙遵裕怒劉昌
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恚病卧麾下皆憤純粹恐
兩軍不協生他變勸遵裕往問疾其難遂解上責諸
將無功謀欲再舉純粹奏關陝事力單竭公私大困
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言者必職臣是咎臣寧
受盡言之罪于今日不忍緘黙以貽後悔上納之吳
居厚為京東轉運使數獻羨次賦上將以徐州大錢二

十萬緡助陝西純粹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即奏本路得錢誠為利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為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純粹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純粹與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夏地畧見施行又言徐禧罷策應之非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舊制朝廷是之歲大饑純粹請發常

平封椿栗麥郡官不許云須奏乃可純粹曰人不食七日即死奏而後發豈能及事即日發之且曰諸君第勿與吾當自坐及夏侵涇原純粹遣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横山夏衆遁去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為户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

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畧西夏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初斷殺牛未得令牛死者官以數百買瘗之殺牛遂絶每支官吏及軍士糧同出一廒雖有濕惡衆亦不以致怨加龍圖閣直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宫又責常州别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脩撰提

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純粹沈毅有幹畧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濫言甚明切不果行

范仲温字伯玉仲淹之仲兄也幼孤自京師還蘇與諸從居勤業孝弟景祐中以仲淹恩例補將作簿調新昌尉在邑三年盜不及境監餘杭縣稅遷寧海軍節度推官（一云海寧）慶歷七年知黄巖縣海潮壞州城逃散淪溺者甚衆仲温教民為桴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既而董治城慮人築且勞罷不能久乃集民累土以

牛數百躁之堅而後增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門皆設閘遇水暴至則障之衆伏其善以太子中舍致仕卒年六十六

范琪字希世仲淹從兄祖從誼吳越蘇州糧料判官父昌言宋寧國軍節度推官贈國子博士琪以進士歷鄱陽保信軍廬州二從事葉清臣舉充茶官授開封府法曹議讞必精握節不撓以胥安道孫夢得薦改大理寺丞知鄞縣葺隁埭百餘決導瀦積轉運安撫

司各條其治狀舉簽本州幕遷殿中丞太常博士知
常熟縣濬金涇鶴瀆二浦溉田千頃為公家利除尚
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泰州未上卒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子師道

師道字貫之天聖中甲科進士為撫州判官知廣德縣
民祭張王廟歲殺牛數千師道禁絕之孫甫薦其有
治狀通判許州累遷都官員外郎至和初吳育舉為
侍御史奏請罷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賢宗室

養宫中備儲貳初皇祐中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
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號為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官
官謀廣親從兵欲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攷事柄師
道力奏非便遂復舊制又以四年貢舉士苦淹久請
易為三年劉沆護葬温成皇后禮官議稱陵師道數
疏論為非典制忤沆出知常州臺諫極言其不平沆
因罷去而師道聲迹益著徙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
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始籍其次第

召爲鹽鐵判官道改兩浙轉運使遷起居舍人同知
諫院管勾國子監嘉祐四年百官上尊號師道言其
無益又言諸閤女御多遷擢恐内寵因緣以害政事
將有斜封墨敕之弊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上疏
曰按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伏尸流血今備邊防盜
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
小人思亂伺釁乃作必有包藏禍心投隙而動者宜
東拔將帥訓練卒伍預爲備禦仁宗優容之遷兵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數奏陳升之不當進用升之罷師道出知福州頃以工部郎中入為三司鹽鐵副使八年遷户部直龍圖閣知明州卒年五十九師道少有經國之志居官厲風操在言路有聞即言或獨爭或列諫如陳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林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臣官石全彬閻士良升進皆奏數其罪及請士大夫終葬始得從仕立限田以均民産抑貪墨以清

守令崇私廟以廣孝治擇知典故近臣以任禮樂之官減色役以恤困窮之力皆天下急務而衆所願行者有奏議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嘗為唐詩史著君臣治忽之迹藏之祕閣有詔褒美子世京世亮皆進士世京字延祖補柘城主簿遷歷陽令適師道守明州世京棄官侍養父喪扶護歸鄉垢面跣足晝夜哀號行路為之隕涕服除改著作郎知海鹽縣勸民孝友睦姻及耕桑之事治聲動浙右熙寧初召為管勾湖北

廣惠倉時朝廷鋭意改作論不合乃辭歸舊治海旁之民聞世京至驩呼鼓抃尋以疾歸田里詔授祕書丞致仕卒年四十一所與游最厚者同郡朱長文也所著文集藏于家

范純誠字子明夢齡四世孫祖光謨餘杭令父埴朝邑簿慶歷三年以叔父仲淹恩澤補太廟齋郎皇祐初仲淹置義田皆純誠辦習因奏為長洲尉俾刱規法以貽永久歴衢州司理嘉祐初遷監衢州芟源銀場

卒

范之柔字叔剛仲淹五世孫純祐之曾孫贈中奉大夫公武之子也第進士嘉定初拜監察御史歷右正言左司諫起居中書二舍人刑禮二部尚書太子詹事封崑山縣開國子之柔奉親事君一以文正為法知止畏盈每有山林之志最後累章乞骸骨上諭宰臣曰為朕勉留將大用之以通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卒贈特進開府端明殿學士謚清憲弟良遂

良遂初名之傳字次卿卜築崑山之事塘放情山水不慕榮利長於歌詩兄雖寖貴視之泊如也有詩集十卷官承務郎子慶家通判建康府

范周字無外仲淹從孫贊善大夫純古之子負才不羈工詩詞安貧自樂未嘗屈折於人所居號范家園方臘之亂州民團結廵護雖士流亦不免周率學舍諸生冠帶夜行以大鐙籠題詩其上云自古輕儒莫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書生作

夜巡守將聞之亟為罷去嘗為知州戚章賦雙蓮元宵等詞皆見稱於時

范文英字彥材仲淹八世孫承直郎淮安軍司法參軍邦哲之子也幼孤力學强識絕人至元間闕薦署廣信書院山長改獨峯書院比至而闕已領職遂歸不為意道發謁故人白景宣景宣為本道廉訪副使謂文英曰吾聞王某需次居子後今攘而先之其訴諸有司當為直其事文英曰儒者敢不以廉恥

自重乎且吾本不欲仕彼能成吾志何謂攘也再改安定書院及考授紹興路教授將上偶過友人杜元父有客在次語杜曰某遠千里求升斗禄以養幸得一官為學者師當代范文英滿缺期尚三載餘旅此不克歸無資以自給奈何歔唏泣下文英詢之知為曾小隱也曰我即范文英今耄矣無能為也子其行乎明日遂往候曾以所服袍笏遺之且助其道里費時咸義之尋以將仕佐郎平江路學教授致仕以祖

規次當主奉大宗祠祀遂領其事董正譜籍申明先
矩禮致良師教養具備待族接人喜怒不形又請于
朝即祠建學改為文正書院
范成字性存文正公族也世居縉雲父霖元初以名儒
召授江浙儒學提舉轉禮部侍郎立朝有論議氣節
凌人時咸讓之因往來于吳遂家焉成幼劬于學卓
然有立獲親炙前朝遺老資性明達質厚氣完接人
温而莊治家有法吉凶慶弔一遵禮制曰吾有所受

也家貧處之晏然以經術教授章句名數無不究極隨才誘掖成人之美與人交無崖岸從朋舊握手賦詩飲酒譪如也郡嘗禮致為訓導詩文和易有藁藏于家晚年以次子同文知臨朐往就養會同文有故成亦卒于旅中長子煥篤孝聞訃哭踊幾絶即衰絰指河誓曰所不能完父柩而歸者有如此水遂行半月道陸踰二千里始達自度囊空不敢輒啓窆西走濟南何書獲所資東還僦牛車以舁柩過諸岡牛疲

手自推輓過沭涉汴踝皆皸瘃八閲月始抵家葬焉

吳感字應之以文詞知名天聖初省試第一九年中書

判拔萃科官至殿中丞子純字晦叔文行亦高鄉人

目曰吳先生

姑蘇志卷四十八